

茶園情趣

楊翠峰文

臺灣氣候溫暖，晴雨調和，土壤肥沃，得天獨厚；因此物產豐饒。不過，說到本省的名產物，除了米、糖以外，茶也是大宗農產之一；例如臺灣產生的烏龍茶、綠茶、紅茶等，三四十年来，一直在世界市場上，有着很高的地位。現在全省的茶園，約有四萬公頃之譜，大多集在桃園、新竹、苗栗三個縣下，北部和中部也有一部分。每年總產量，均在二千五百萬斤以上，而從事採摘茶葉的女工們，幾乎有一萬五千人。當你採摘茶葉的工夫，幾乎有一萬五千人。一畦一畦很整齊的茶園裡，有着數不盡的妙齡女郎，頭上帶着一頂竹葉笠，後面背着一隻茶籃，彎下身子，聚精會神地在摘取茶葉的鏡頭。這個時候，你還可以聽到跟着她們雙手的動作，一種嗒嗒嗒的



聲音，在靜寂的園裡響着，宛如一大群蝗蟲一齊在嚼食禾苗。這是一幅頗富於田園情調之美麗圖畫。生茶嫩葉是製茶的原料，原料的好壞，固然和茶樹品種有關，而其關鍵還在女工採摘的技術上呢。當她們在茶機前幌動着雙手摘取嫩葉的時候，除了要眼明手快以外，還得注意到一心二葉、採摘乾淨，不損茶葉、不落地等四個條件。據說熟練的女工，在四十分鐘之間，可以摘取一百臺兩，普通的女工，也有五十臺兩。雖然說她們的手藝練得有如一部機器，可是，她們的生活或者工作心境却是相當於羅曼蒂克意味的。當她們心花怒放的時候，或者在散工回家的山途上，情意纏綿的歌謠會脫口而出，其聲調悠揚婉轉，餘意未盡；令人不由得止步傾聽。

在臺灣各地茶園裡，普遍地流行着的採茶歌（臺語叫做挽茶歌）或者山歌，都濃厚地滲染着通俗的民間氣味和田園情趣。生活在茶園的青年男女，他們率直地用平易的白話，把自己的歡樂和痛苦；愛戀和憎恨，淋漓盡致地唱了出來，這是他們信口吟出的原始樸實的歌謠，後來經過過悠長的歲月，由每一代的無名的民間音樂家們，再給予澆染潤色，逐漸成為藝術的形式，一直流傳到現在。雖然這些民間的創作，都是無學文旨，可是，由於真情流露於歌詞之間，所以，唱起了却相當動人，而且多用了稚稚的比喻來描寫抒情，實在不是現代的流行歌所能不三不四的。

與之媲美。現在我可以在此介紹幾首佳作。古井有水清甲深 莫再浮起動人心 若是卜沈沈落去 莫再浮起動人心 在新春時節，一個採茶女坐在古井邊緣，邊吃紅柑邊思情郎，由於過份神往，遂不小心地把一隻紅柑落在古井裡，井水又清又深，看得出那隻紅柑在水裡半浮半沈地盪動着。這平凡的鏡頭，給因戀愛而苦悶的她，觸景生情，不由地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不安。於是，她不耐其煩地說：如果要沈就沈，點沈下去吧，別再浮到水面來搖動我的色彩。以簡單的幾句話，把微妙的心境和景物的色彩，這麼優異地描寫出來的歌謠，實在不多見。「跌落」為跌落之意。梅仔好食酸吻吻 楊桃好食酸冷損 若無俗哥同床睡 何何褲帶短三寸 在第一、二句裡，以愛吃酸的「梅仔」、「楊桃」來，表現女人的妊娠兆候，在第三、四句裡，描寫她的不安。此作最妙莫如以「褲帶短三寸」來暗示便腹大。這種以婉轉的比喻描寫得這麼優雅寒顫，「絞」字讀「嘉」臺音，「絞冷損」係因太酸而含笑過午芳為蕉 手拍花籃挽茶葉 驚父驚母不敢叫 假意呼鷄喊雞驚 含笑一到午後就發出如香蕉的芬芳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拂提籃子來到茶園，邊思情郎邊採茶，當她偶然抬起頭來，即看到情郎已偷偷來到旁邊。她高興得幾乎要叫出聲來，可是，恐怕被父母聽到，只好做意做出要趕走鷄子和鷓鴣的聲音，來發洩心中的歡喜。這首歌沒有一個談到愛情的字眼，可是，却把密會的歡喜描寫得淋漓盡致，而且頗富於田園情趣。「拍」為攜帶之意。

- 〔女唱〕 看娘挽茶頭且且 連叫三聲無應咱 親像乞食負斗千 過路哥仔無眼山
- 〔男唱〕 福州剪刀假有眼 一個親像壯健瓶 大漢娘仔細漢哥 細粒干祿較賢遊 會曉走趁四過留 未會大漢愛風流 小格鷄仔較快啼 採茶女也值錢
- 〔女唱〕 若是我娘無目調 小條酸瓜較有子 怎小粒子女也值錢 若是我娘無目調 小條酸瓜較有子 怎小粒子女也值錢
- 〔男唱〕 若是我娘無目調 小條酸瓜較有子 怎小粒子女也值錢 若是我娘無目調 小條酸瓜較有子 怎小粒子女也值錢